

布農族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史

前言

有關布農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始於日治時台灣總督府為明瞭台灣原住民族之傳統醫療情況而蒐集彙整，並於 1939 年出版《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篇・藥用草根木皮》，其中布農族藥用植物被記錄者至少 138 種，是各族中最多的。這也是臺灣第一本最為完備的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專書。在此之後，陸續有相關布農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然僅針對布農族之民族植物所做的調查研究，則直到 2000 年後才開始。

本文撰寫目的，乃在於開啟個人欲深入探究布農族的傳統生態智慧。原住民族過去的生活，不管是農事、狩獵、醫療、祭儀信仰、建築、童玩、歌樂、採集、命名、.....等，都離不開植物的利用。因此相信從認識民族植物開始，可以很快且有系統的幫助我們掌握與理解布農族傳統生態智慧的各個面向。

本文以相關布農民族植物中較具規模之調查報告及相關研究，例如專書、學位論文等提出來討論，其餘單篇性文章暫略之。

本文架構大致分為二，其一為針對泛原住民族的民族植物調查作介紹與討論，尤其當中布農族部分的内容作試舉；其二為針對布農族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作介紹與討論，並依出版或完成時序，各以（一）重點介紹，以及（二）問題檢視，來論之。

壹、泛原住民族的民族植物調查研究

一、山田金冶編著，《高砂族調查書 第六冊・藥用草根木皮》（1939）

（一）重點介紹

本調查書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所出版，而由山田金冶所編著。係日本總督府為明瞭台灣原住民之傳統醫療情況而蒐集彙整。該些資料之蒐集乃參照 1927 年當地之警察駐在所對各轄區原住民所作之調查報告，並以其報告為依據，派員實地調查，採集實物標本。書中所列各種植物，多附有詳圖及其科名、學名、原住民名稱暨使用社名。該些治療疾病之藥用植物共計約 300 餘種（許君玫：1957 年，序言），是臺灣第一本資料最為完備的原住民藥用植物專論。

本書在架構安排上，大致係按治療疾病之從人體部位由上而下之次序排列之，如下：頭痛、眼病、齒痛、胸痛、腹痛、中毒、赤痢、蛔蟲驅除、感冒、喉咽痛、喘息、熱病、瘧疾、腫瘍、皮膚病、毒蟲咬傷、漆咬傷、梅毒、神經麻痛、受傷、

足痛、毒蛇咬傷、神經痛、癱瘓質斯（關節炎）、日射病、生產、乳部疾病、疲勞、衰弱、傳染病預防等。

布農族藥用植物在當中被記錄在上述疾病，分別有頭痛 47 種、眼病 9 種、齒痛 2 種、胸痛 7 種、腹痛 24 種、赤痢 3 種、蛔蟲驅除 1 種、熱病 7 種、瘧疾 8 種、腫瘍 5 種、皮膚病 2 種、毒蟲種、梅毒 1 種、受傷 19 種、毒蛇咬傷 1 種、神經痛 2 種、關節炎 2 種、日射病 1 種、生產 1 種、疲勞 2 種、衰弱 1 種、傳染病預防 1 種等，合計 146 種，該些植物若扣除重複出現者，則計有 138 種。

（二）問題檢視

本書內容大致有以下問題：

其一，紀錄上有不少缺漏，例如該書頁 114 的台灣芭蕉（山芎蕉），被紀錄之「蕃」名稱為 bunbunqaus，係布農族語，但在括弧上註記其民族名稱則為「泰雅族之太魯閣群」而非布農族。但觀其底下所記述之社名其實也都是布農族社名。顯然編纂者誤記為泰雅族了。

其二，譯音幾乎都不準確，一來採用日文片假名即難以正確記音，再來記音之日本人在聽族人發音或轉述再記音時擬有疏失。例如茵陳蒿，族名以片假名記為ラオワズ、ホノカズ、ホノウズ等三個布農族植物名。此三個片假名記音若改成布農族語言書寫符號，最接近布農族語的發音變成是 lauwas、honokas、honowas。此與布農族原音 hunungaz 或 kunhungaz 相差很大。在本調查報告書的植物名稱幾乎都有此一問題，只是嚴重情形不一罷了，這些都需要再調查及校對。否則布農族人閱讀之仍難明瞭所指的民族植物為何？

二、許君玫譯，《台灣先住民之藥用植物》（1957）

（一）重點介紹

本書係翻譯山田金治《高砂族調查書 第六冊・藥用草根木皮》（1939 年）。是第一本原住民藥用植物最為完備的中文（翻譯）專書。本書在原住民族植物名稱及社名，均按羅馬字拼音法譯出，各該植物之漢名，大部分參照劉堂瑞教授所著之〈台灣經濟植物名錄〉一書（許君玫：1957 年，序言）。

（二）問題檢視

本書內容的問題大致如其原文書一樣，在原住民族語的記音使用上，雖使用了較能準確發南島語系民族語言的羅馬拼音系統。但因前述原文記音之諸多錯誤，在未校對其族名名稱下所記之族語名稱，再加上譯者本身不熟悉布農族語及其記音方式，族語記音之偏離真確性仍難靡補。

三、張永勳編，《臺灣原住民藥用植物彙編》（2002）

（一）重點介紹

本書係行政院衛生署委託中國醫藥學院副教授張永勳執行「臺灣原住民之藥用植物調查、編寫」計畫而成之作。係以日治時代山田金治所編著《高砂族調查書 第六篇・藥用草根木皮》，後經許君玫編譯之《臺灣先住民之藥用植物》一書

為藍本，將該書疾病次序之編寫改為植物分類次序，並依臺灣植物誌第二版修訂中文名及拉丁學名，每種藥用植物並加上彩色圖片。內容除保留原書中該些民族植物在原住民名稱與原住民生活中的效用、用法及使用社名外，增列了植物形態、分布、成分、藥理及應用等現代資料，在保存原書風貌外，加強了現代之參考資料（張永勳編：2002，自序）。

本書收錄原住民藥用植物 278 種，在編輯上採用植物分類系統（即蕨類、裸子、單子葉、雙子葉的順序）為主軸，以別於山田金治以所治療之疾病類別為主軸，此方法方便藥用植物研究者的使用，但卻對使用者較不方便（嚴新富 2000：2）。本書所蒐錄之藥用植物分隸 211 屬，87 科。其中蕨類植物布農族有 3 種；種子植物有 141 種；其中裸子植物有 1 種；被子植物有 140 種。屬於單子葉植物綱 19 種，屬於雙子葉植物綱有 120 種。總計蒐錄的布農族民族植物有 144 種。在正文前有依植物分類次序編列之目錄，在正文後有依植物拉丁學名之索引及植物名、別名之中文名索引，利檢索查詢。全書以彩色印刷，約 500 頁。

（二）問題檢視

布農族部分，由於本彙編保留了原書中的原住民植物名稱而未予以更正，故主要的問題亦在於族語記音的疏失上。例如白茅，誤記為 Re-ku 及 Re-he。按布農族語應讀為 liah（郡群發音）。

另則是布農民族植物的漏失。例如球蕨（張永勳編：2002，19）、薄葉大陰地蕨（張永勳編：2002，6）、龍葵（張永勳編：2002，342）等未註記為布農民族植物等。

四、陳豐村編著，《台灣原住民族飲食植物圖鑑》（2005）

（一）重點介紹

原住民與生物資源的密切關係已有長久的歷史。在飲食方面，原住民可以說長時間以來即奉行「醫食同源」、「藥食同行」或「食補」的觀念。原住民對於飲食材料的選擇，特別是對台灣特殊地理環境下的山地植物的多樣性的認識，有其獨到之處（陳豐村編著 2005：序Ⅲ）。本調查報告書乃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保留原住民族的飲食文化，並加以傳承，同時帶動原住民相關產業，如觀光之發展。以落實原住民族發展政策以及提升原住民餐旅文化事業上的工作內涵為大前提下，委託台南女子技術學院生活應用科學執行之調查研究（陳豐村編著 2005：序Ⅲ）。本書係針對台灣原住民最普遍使用的飲食植物進行整理，並提供原住民典型料理的簡易食譜，配上精簡的圖文提供讀者參考（陳豐村編著 2005：序Ⅰ）。可以說是第一本介紹泛原住民飲食的民族植物專書。

本書資料的蒐集過程中採用了訪談、田野調查和前人研究文獻的整理。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呈現原住民飲食植物的原貌原樣。植物依中名、俗名、學名、英名、科別、分佈、生態、使用部位、功效和原住民名稱等索引查詢。合計收錄 204 種的飲食植物，分隸屬 76 科。其中布農族有 60 種相關的飲食植物。

（二）問題檢視

在布農民族植物名稱上的族語記音問題亦存在著。例如樹豆，布農族語記為 Halinan (陳豐村編著 2005: 154)，布農族語讀音應記為 Halidang (郡群發音)；青芋麻，布農族語記為 Re-bu(陳豐村編著 2005: 100)，布農族語讀音應記為 Liv，亦明顯錯誤。

布農飲食植物上亦有一些疏漏，例如腎蕨 Lili，是布農族人重要的飲食植物之一，但在飲食植物的介紹裡，漏掉布農族也食用之。

五、賴顯松編著，《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2008)

(一) 重點介紹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瞭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之應用狀況、效用及做為未來增值應用之基礎，以善用原住民族傳統資源及知識，結合部落生態觀光資源，達成創造產業經濟，而委託中華民國人文資源研究會執行編印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

本圖鑑總共蒐錄了 302 種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其中註記為布農族者有 296 種，內容含：中文名、原住民語、學名、科名、屬名、俗名、英文名、科別、分布環境、藥效/部位、使用族群及生態/性狀描述等。藥效上僅採記民間、口傳之一般性用法，在藥理及原住民族特殊用途上，仍待後續深入考證及研究(賴顯松編著 2008: 編者的話)。本書名為「圖鑑」，故在「圖」文上豐富而清楚。

(二) 問題檢視

本圖鑑收錄布農族藥用植物達 296 種，在總蒐錄的 302 種中，除了幾種不在台灣而在蘭嶼島才有的植物外，幾乎都囊括了。此相較於之前的調查結果平均約有 140 幾種的布農族藥用植物，數量上顯然超出太多，是什麼原因造成如此之結果？不得而知。

該論文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在植物的族語譯音上。本書所列藥用植物在布農族語的記音上，除一些布農族即有的專用名詞，如表示山棕的 asik、表示月桃的 sizu 等，其他絕大多數是採族語直譯中文植物的名稱。例如女貞子，族語記音譯為 Niang Sikusia Tu Maluspingaz Ismud (賴顯松編著 2008: 29)，若翻回中文並白話文解，其意為「還沒有使用過的女人的草」；過山龍，本書之族語記音譯為 Tasban Ludun Tu Ismud (賴顯松編著 2008: 248)。翻回中文並白話文解，其意為「越過山的草」；白龍船花，族語記音譯為 maduhlas hatu tu puah (賴顯松編著 2008: 95)。翻回中文並白話文解，其意為「白色的船的花」；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些恐都不合族人之稱呼。直譯其中文字意成為布農族對該植物的名稱，反而失去甚至混淆布農族對該些植物之文化意涵。直譯民族植物的族名，一來顯得太牽強，二來此已涉及進行族語專有名詞的新創詞工作。但新創詞要成為布農族大眾可理解並接受的族語詞彙，是需要經過族人的討論以取得共識為宜¹。

¹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自 2014 年成立後，即開始著手原住民各族新創詞的研究工作。各族新創詞之形成是經過各族組成之新創詞小組研擬，研擬後之新創詞彙再經公告以取得修改及共識逐步形成的。

六、石正人等，〈編撰台灣原住民族生物學誌四年計畫期末報告（四）97 年度執行計畫期末報告書：台灣原住民族生物學誌植物篇（上、下）〉（2009）

（一）重點介紹

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2005 年 10 月起，委託台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進行「編撰台灣原住民族生物學誌四年計畫」。該中心旋即廣邀對原住民族生物學誌有專精之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研究團隊，包括阮昌銳、嚴新富、洪進雄、王進發、徐源泰等學者們，分區域並以專長互補方式，進行實地部落田野調查(石正人等 2009：序)。

本調查生物學誌內收錄的物種範圍，只收錄台灣原生種的資料，並先就部落周圍物種，選擇常用、與生活相關者，每一族群先以 40 種動植物為目標，進行資料蒐集(石正人等 2009：序)。在報導人名錄上，布農族的報導人分別為卡群之松榮貴、松春女、幸天德、幸碧珠、何國光、谷明順、谷美月；巒群之申萬居、田連中、全順忠；丹群之全紹仁、全文孝等(石正人等 2009：報導人名錄)。

（二）問題檢視

本調查報告書為期末報告，係〈台灣原住民族生物學誌植物篇（上、下）〉之草稿，經找尋似無正式出版，也無正式的完整報告書²。

本調查報告書之優點為將報導人之部族群名及其姓名註記，可利於後續追蹤。

布農族之報導人全係巒群系統背景者，且半數以上為布農部族群人數最少的卡社群，居幾乎一半部布農族人口數的郡群卻無任何報導人，在布農族整體的代表性上恐難令人信服。

族語記音亦出現不少的記音問題，例如民族植物「觀音座蓮」，本期末報告書寫其布農族語為 Lili lai，按布農族語應為 Lili daing（比較大顆的蕨類）。另外註記之名為 bogolo，則不知其何譯。

小結

以上係針對泛原住民族之民族植物的調查報告，其中跟布農民族植物相關者，比較多的是針對藥用植物做調查研究，1 種係針對飲食植物，另 1 種則只要具文化屬性皆列入之，此可惜調查的量很少。

在布農民族植物的調查種類上，藥用植物分別收錄有 138 種、144 種、296 種，數量上逐漸增加。

就布農民族植物在功能利用的調查上，從藥用植物而飲食植物，再進展到只

² 經於蒐錄原住民族文獻（含影音）最完整之台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之搜尋，查無本期末報告書之正式出版品。另在本報告書的正文頁裡，每一頁之左下角處都印有「台灣原住民族生物學誌-植物篇-草稿-2009.06」之字樣。

要是具文化屬性相關的民族植物。

在調查報告書的出版上，越趨彩色化與精美。

就一個族人的觀點，會認為比較大的問題是族語記音的不準確甚至錯記，此影響我們對該一植物在布農族民族植物文化上的認知方向與理解內涵是否正確的問題。因為民族語言是我們真正認識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且唯一的「通道」，擴大縮小來理解，民族植物之族語專有詞彙被正確紀錄的重要性亦在於此。

此外，則是疏漏了一些布農族也使用的民族植物。

貳、布農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

一、林仁瀚，〈南投縣布農族卡社植物之利用研究〉（2005）

（一）重點介紹

本篇是一本碩士論文，係屏科大森林系畢業之林仁瀚先生所撰述。本研究調查係以保存原住民族傳統的植物文化，進而推動部落之綠色產業（文化旅遊、生態旅遊）為主要目的（林仁瀚 2005：II）。訪談之對象以南投縣信義鄉之潭南村、地利村、雙龍村等三個部落之布農族卡社群 18 位耆老。

作者根據訪談的資料，蒐錄了 88 科 224 種的布農民族植物，包括蕨類植物 16 科 22 種、裸子植物 3 科 6 種、雙子葉植物 59 科 162 種、單子葉植物 10 科 34 種（林仁瀚 2005：21）。

本論文以植物的主要用途為依據，將布農族卡社群民族植物用途類別區分成食物、漁獵植物、農用植物、住屋材料、醫藥植物、衣飾材料、薪柴、祈福驅靈、日常用具等 9 種用途類別，無法併入上述類別則歸併為「其他」用途類別。而單一用途類別項下，涵蓋 1 至數個用途細目，由「用途類別」及「用途細目」來表示植物利用的多樣性（林仁瀚 2005：18~19）。就用途類別言，該論文研究發現布農族卡社群的民族植物，以食物用途為最多，達 99 種。其次是醫藥植物 65 種、日常用具 43 種、漁獵植物 27 種、衣飾材料 21 種、住屋材料 19 種、薪柴 13 種、祈福驅靈 8 種、農用植物 8 種等（林仁瀚 2005：21）。上述類別用途彙整於該論文之附錄三表，甚具參考價值。

（二）問題檢視

該論文研究蒐錄達 224 種的布農族卡社群民族植物，但相關民族植物的圖卻極為稀少（僅 30 張），甚為可惜。

所得研究結果可否算得上是僅屬於卡社群，不無爭議。南投縣信義鄉之地利及雙龍村為巒群及丹群、卡群混居之部落，對於民族植物之認識早已混同而難分，或事實上本來就沒有什麼差異。另受訪者「全」姓，據所知其實是屬於丹群；「田」姓亦可能是巒群。然題目名為「卡社群」的植物，恐有疑問。

該論文在布農民族植物的族語記音上記錄得太少。民族植物的族語名稱是我

們紀錄與認識民族植物的基礎，從族名而去探究民族植物的文化核心是無可取代的理解途徑。

二、曾清峰，〈南投縣布農族卓社民族植物之研究-以卡度部落為例〉（2006）

（一）重點介紹

本篇亦是一本碩士論文。由彰師大生物學系碩士班畢業的曾清峰先生所撰述。其研究目的乃針對南投縣境內布農族卓社群的活動勢力範圍，並以仁愛鄉卓社部落為例，進行該部族群的民族植物之調查，以記錄植物種類、用途、用法及植物語彙等。並了解台灣原住民傳統植物文化與生態智慧，期望能建立部落鄉土教材，培養當地居民對土地情感與自信心（曾清峰 2006：4）。

研究地區是以南投縣仁愛鄉中正村 **Qaqtu** 部落之卓社群其住家附近、部落周圍和狩獵區等活動範圍，進行村內耆老的訪問（曾清峰 2006：24）。並將蒐集之民族植物，整理區分成食用、狩獵、藥用、交易、薪柴、樂器、儀式、童玩、建築材料、生活用具、農業用具、衣飾材料、及無法併入前述項目之其他類別等，共計十三個用途類別。並闡述各類用途植物種類，利用部位及用法。民族植物中所包涵多樣用途與細目類別，以用途類別多樣性與用途細目多樣性來表示。並在用途類別項目中涵蓋一至數種類別用途及細目類別（曾清峰 2006：25）。

本研究共記錄了布農族卓社群民族植物計 87 科 264 種，其中以禾本科、豆科、菊科植物使用較廣泛。以用途類別分類之，食用植物 48 科 142 種為最多。其次狩獵植物 54 科 134 種，其他依序為建材植物、用具植物、藥用植物、農業植物、交易植物、童玩植物、柴薪植物、衣飾植物、樂器植物、及其他植物（曾清峰 2006：28）。上述布農族卓社群民族植物的資料彙整於論文附表中，甚具參考價值。

（二）問題檢視

引文部分多處未適當處理，例如頁 14~15。

對於布農族歷史文化的掌握與理解度弱。例如頁 14，介紹布農族人的分布，提及「與.....賽夏族及阿里山鄒族為鄰，東至中央山的東麓及太麻里東海岸部分地區」。上述描述布農族的分布明顯有誤，且亦未交代出處。按布農族的遷徙及分布是從未與賽夏族為鄰的，分布範圍更從未及於太麻里東海岸地區。另頁 15 提及 1931 年，日本將「郡社群伊巴丹等五社遷到今日的高雄縣桃源鄉和三民鄉一帶」。在布農族的遷徙史上，沒有這一段歷史。所記之郡社群伊巴丹，判斷應該指的是郡大溪流域屬於郡群舊社的 Ibatang，但該舊社的郡群人是在 1934 年 1~4 月間被日本集體移住至陳有蘭溪左岸台地，即今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地方。另頁 16 提及「布農族是繼泰雅族和賽夏族之後移入的台灣原住民族，移入的時間可能是在三千多年前」。按台灣原住民族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約 7 千年前左右)大抵即已居住台灣，此即相當於台灣史前文化上的大坌坑文化時期。故絕非三千多年前始在台灣生存；另原住民各族(含布農族)作為一個「民族」的集團概念，當時(三千多年前)應尚未形成，何以知道那一族誰先誰後遷來台灣呢？本段記

述未做引文處理，而難作文獻上的對話。另頁 18 提及「古代布農族社會是以動物為圖騰，崇拜的對象是 kaviaz（百步蛇）」，按布農族恐不能算得上是有圖騰崇拜的民族。對於 Kaviaz(百步蛇)，也不能說是對牠有崇拜之意。在布農族與 Kaviaz（百步蛇）的關係史上，是一種「友好」、「友族」間的關係。布農族稱呼其為 Kaviaz，族語之意即為「朋友」之意，此一詞彙本無上下關係及崇拜之意。

本論文在族語記音上尚稱嚴謹，僅部分記音仍有疏失。例如木瓜記成 Kali tung，應為 Calitung（卓社群發音）。另在書寫上，不同音節實不宜分開，因為這樣會容易造成閱讀者對該詞彙之誤解（二個或三個音節分開是否為兩個或三個詞彙?）。

三、董景生、黃啟瑞、邦卡兒·海放南，《走山拉姆岸中央山脈布農族民族植物》（2008）

（一）重點介紹

本書是由董景生、黃啟瑞、邦卡兒·海放南三位合力完成之著作。其中邦卡兒·海放南（Bangkal Haivangan）是南投縣信義鄉在地的布農族人，也是長期服務於玉山國家公園的公務人員（現任職秘書）。

本書架構分為八章：分別是第一章山林的子民；第二章 機靈力量與夢兆；第三章 圍著小米作息；第四章 黎布斯杜漢夏；第五章部落的生態智慧；第六章 與平地交易；第七章走山時光；第八章植物本事。第八章內容在屬性上比較像是本書在民族植物介紹上的附錄，以植物學名、布農族名、英文名、科名、功能、使用部位等彙整，並附有植物圖片，以及簡單的中文、布農族語、英語之補充說明。

本書撰寫內容係以文學式結合民族誌式的方式書寫。與前述二篇論文在布農族植物的呈現方式上有非常大的差異，亦即在布農族傳統文化生活與其民族植物的文化關係性上著墨較多也較深。

本書特色如下：其一，在介紹布農族植物時，係在布農族歷史文化的脈絡下如何與植物間發生的互動關係而做的記述。其二，章名皆以中文、族語及英文併呈。其三、相關布農族山林生活文化的圖片豐富，而非僅民族植物。其四、部分章的內容會以簡要的布農族語音符號書寫，增添布農族文化的意涵。

（二）問題檢視

族語記音不是很符合現代通用之布農族語言符號系統，在族語記音上有許多待校正之處。例如第四章之數字四寫成 bab，應記為 pad。

章名稱分別以中文、族語及英文呈現，是本書之章名特色與創意。但彼此間的互譯則仍有不少落差。例如第六章名「與平地交易」，本章之族語名記為 Aibchin tu sinihumis。其族語意為「現代的生活」，此跟「與平地交易」沒有多大關係；第八章名「植物本事」，該書族語記音寫成 Bunun tu daiklas，其族語意為「布農族人智慧」。跟中文章名之意思有落差。另第四章名「黎布斯杜漢夏」。此中文章名大概不會有人看得懂。以布農族語發音始能得知其意—Libus tu hansiap（即山

林的智慧)。按本書其他章名稱都直接以中文意來寫，然後族語記音，故這裡實可不必特立獨行，不然也應該要在該章的內容裡補充解釋。

本書相關圖片雖豐富，但多未說明該些圖片(例如圖片來源、地點或名稱)。再者不少圖片與其頁內文章的描述似乎無任何關係。

布農族歷史文化的記述，多未交代出處，以致於弱化了本書在民族志上的嚴謹度。

四、梁文珍，〈布農族的生態智慧與美感經驗：以民族植物為例〉(2010)

(一) 重點介紹

本研究目的乃藉由布農族的民族植物，探詢布農族人對大自然的生態美學觀，藉著了解族人的美感經驗，啟發現代人重新認識對環境的省思(梁文珍 2010:5)。研究範圍主要以拉庫拉庫溪域的傳統領域到今日的生活領域，其生活周遭會使用的植物，以及與地名、人名、神話傳說等相關植物為對象(梁文珍 2010:9)。

本研究方法係採用文獻資料分析、圖錄收集分析、訪談法及參與觀察法(梁文珍 2010:49~50)。架構上分述如下：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回顧與探討；第三章研究方法與架構；第四章布農族民族植物的生態智慧；第五章布農族與植物之美感經驗表現；第六章結論與反思。按章名稱及可知第四、五章是本研究論文的核心章。另在附件三裡，附有植物用途類別細目。

在結論裡，作者觀察到：布農族人認為他們是由大地養育，是和萬物所共存的，土地上的每一種物種，都是有各自的精靈存在，彼此間是同等地位。都是需要被尊重的。布農族人就是以這種平等、和諧、整體以及尊重的態度，對待土地上生成的所有精靈，這種意識型態也就是布農族在山林生存中，發展出「和諧」、「平等」、「整體」的美感經驗(梁文珍 2010:109)。

本論文所附植物用途類別細目，係按植物名、郡群及巒群稱呼、用途、使用部位、功能、意義或故事等類別做區分(梁文珍 2010:128)，合計蒐錄 104 種布農族植物。

(二) 問題檢視

族語記音有許多拼錯，記音的方式多不符 2005 年教育部及原民會公告之布農族語書寫符號系統。文化面向的說明與解釋錯誤不少。記音部分，例如「收穫祭」(應該是進倉祭)，本論文寫成 Andada-an(梁文珍 2010:93)。應該是 Andaza。sulaiya langa(大)及 sulaiya ligi(小)(梁文珍 2010:69)，應該記為 sulaiyaz daingaz(大)及 sulaiyaz ikit(小)。

文中提及「重要的農事祭儀，會被記錄在農事繪板上.....。」(梁文珍 2010:91)，此犯了以偏概全之誤。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布農族祭事板曆，在過去的布農族社會並非普遍的存在。目前所知道的板曆(四塊)，也僅卡群、丹群等巒系統才有。郡群等其他部族群是沒有的。

講述 izukan 崙天部落，「謂 izuk 是橘子之意，隱喻居住在 izukan 的族人，每一個都是橘子，也將從一對新人從認識到結婚過程，比喻栽種橘子過程表示。」

(梁文珍 2010: 68)。此嚴重誤解並過度增添 Izukan (崙天) 部落名稱的原意³。

本論文亦多未交代文獻引用的來源，故亦難進行文獻上有關布農民族植物及其文化相關意涵的對話。

五、Laung Istasipal 林俊明、卡洛普·達瑪拉山等，《卓溪部落巒社群布農族民族植物》(2012)

(一) 重點介紹

這本書可以說是花蓮縣卓溪鄉巒社群布農族人之集體之著。由 Manias Istasipal 張玉發及 Tiang Tanapima 高忠義指導。退休牧師 Manias Istasipal 張玉發同時也是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在卓溪鄉開此門相關課程的講師。撰稿人則是 Laung Istasipal 林俊明及卡洛普·達瑪拉山。本書相關布農族植物文化的知識係從以下的口述耆老 Sauli Tanapima 高敬亮、Manias Istasipal 張玉發、Savi Takisvilenan 黃貴妹、Qailung Tanapima 高花妹、Kimat Tanapima 高來發、Savi Tanapima 高昌妹、Supinaz Isqaqavut 張敏英、Supinaz Tanapima 高蘭英、Savi 胡鳳娘、Tiang Tanapima 高忠義、Subali Is-inkonan 陳宗勇、Ali Is-inkonan 陳美芳、Anu Islituan 高富祥、Mua Tansikian 潘玉華等整理而成，並由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協助出版。

在本書之族語序言裡，即提及：

“Madia sia Bunun-tuza ka sinpaliqabasan a tupa tu, madia dau ka takismumuut siin minlilibus a me-uni dau bunun, Paaq pu-un, madia sia lukis nait ismuut a itu-Bununtuza ka ngaan. Paaq pu-un, ma-aq a Bunun-tuza ka sabununan a takismumuut siin minlilibus is saduu, Ita qansepun tu ma-aq a Bunun-tuza ka pakakvut i kopa ka tail-a-anak ti.”

中文譯：在布農人的神話傳說裡，許多的動、植物都是人變成的，因此有很多樹名和草名都是布農人的名字。因此，布農人是以人的態度來對待它們，呈顯布農族與大自然平衡的秩序關係。)

上述明確說明了布農族人與大自然間的互為尊重及友善的態度。

本書架構安排分有五章，第一章為總說，包括：植物與布農族、語言承載的植物知識體系與文化、人與環境、布農族宇宙觀與植物概念等五個節。第二章：Bunun、植物與環境，該章的重點是第三節的卓溪部落定義、理解的植物；第三章：植物與人可以說是本篇最主要的章，包括第一節 神話 (sin-taqou)、信仰 (sin-latuza) 祭典 (luc'an) 與象徵；第二節 狩獵 (qa-nup) 與戰爭 (ba-san-banaq) 第三節 建築 (bi-dang-gaz) 與農耕 (mong-qoma)；第四節 醫療 (ma-sebuk) 與食用 (ko-ko-nun)。第四章為結語。

本篇在第一章即提出了布農族植物的分類概念：即 Mini-qomit (生物界) 可

³ Izukan 之地名涵意請參考余明德〈布農族崙天部落史〉碩論 (2000 年) 頁 45~46。

區分成 mini-qomit (動物)、Lu-kis (木本植物)、Is-uut (草本植物) 三類⁴，Ismut 再區分成 Mut (不可食，包含草藥)及 Sanglav(可食用之蔬菜)。文中說道：「現行的植物分類無法有效地展現布農族植物知識的內涵，若套用在現行的植物知識架構下，布農族植物的生活應用及象徵是沒有辦法完整呈現，也就是說，植物本身與經驗失去了連結的臍帶關係；現代科學對植物的分類，強調精準的定義，透過定義對植物產生有系統的知識體系，再透過現代的技術（文字、教育、科技等等）讓知識廣為傳播，影響其他的社會或異文化；傳統知識則與現代知識大異其趣，傳統知識最大的特點有經驗性、故事性、開放性、生活化與具體化。現代知識與傳統知識的差異，在於現代知識走過了由具體走向抽象的過程後，由於科學定義精準要求下，失去了原本傳統知識的特點，讓現代知識的生產過程成為少部份專業人員的專利，學習知識的後端人員，只能以「抽象－具體」的程序來瞭解知識。而傳統知識則仍以「具體－抽象」來理解知識並生產知識，」（Laung Istasipal 林俊明等 2012：15~16）

本書在詮釋布農族民族植物裡之族人與植物間的文化關係上是很值得閱讀之著。本書也大致將目前可能會使用到，也是常見到的布農族民族植物多提及，但在記述之布農族植物的量上，僅約 40 種，不若其他布農族民族植物的調查種類來得多。

（二）問題檢視

族語記音上仍有不少錯記，例如水田 vungu，應該是 Vunu。另 metas-an，謂其意為「寬廣的田地」？

歷史文化的描述有不少疏失。例如談布農族遷徙與部族的分裂及形成：「遷移的時間點大約於四百年前，開始由南投縣平原丘陵一帶沿著濁水溪向中央山脈移動，再以南投縣高義鄉為中心，分別向南及向北進行居住空間的遷移；族群（五大社群）分化則以南投縣信義鄉為中心，由單一族群分化為郡社群、巒社群、丹社群，而再以丹社群為中心，向北分化為卡社群，再向北結合埔里地區的埔社而形成現在的卓社群」（Laung Istasipal 林俊明等 2012：26）。按布農族從 Lamungan（即接近本文所說的南投平原處）往濁水溪上游處移動，絕非是四百年前（即荷蘭來台當時）才移動上山的，在此之前早已遷住 Asang daingaz（濁水溪上游及其支流丹大溪、郡大溪等山林處）。且部族之形成，至少如巒群、郡群，在遷往濁水溪上游處前即已分離存在。

所紀錄之布農族植物，則最好有個列表。

六、余建財，〈丹社群馬遠布農人植物文化與海拔空間之研究〉（2014）

（一）重點介紹

本文係在地布農族人 Tiang Lamilingan 所撰寫之碩士論文，研究的目的是建立布農族丹社群植物文化的基本資料，並傳承與學習祖先所累積的珍貴智慧，同時記錄在地植物語彙及不同植物之用途，進而發揚丹社群布農族人植物文化與永

⁴ Is-uut 寫錯，應該是 Ismut（草）。

續利用。其次是去探討馬遠布農族人在不同海拔的植物文化差異，以發展多元文化社會中，布農族人之主體性、海拔空間自然資源及傳統森林生物多樣性之重要性（余建財 2014：2）。

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資料蒐集與研讀、部落訪談及野外調查（余建財 2014：9）。研究區域主要為花蓮縣萬榮鄉之馬遠村境內。作者訪談了該村 15 位耆老。野外調查地點則除了馬遠村（低中海拔處）外，也去了台東南橫公路之郡群布農族人之利稻部落、啞口至大關山隧道處等中高海拔處進行野外調查（余建財 2014：14）。

依論文名稱來看，本篇的重點應該是第四章的第三節丹社群馬遠布農人低、中、高海拔植物文化，以及第五章植物文化。作者以布農族語言之丹社方言區分為 Hau-unl, Baq-hav, Baq-hav daingaz, Tungku 或 Ispus 等各區域範疇⁵（余建財 2014：20）。植物文化部分，本篇依食用、衣飾、建築、薪柴、工具、保健巫醫、象徵性、宗教祭儀等 8 項植物文化與海拔空間，描述馬遠丹社群布農人生活上的植物文化，並探討其由中高海拔遷徙低海拔生活後的影響（余建財 2014：20）。依上述八項名稱本章分成八個節，每個節除了介紹其相關的植物外，也各分別論述其文化意義及海拔空間意義。

本篇甚具參考價值的是〈附錄五：丹社群馬遠布農人植物語彙〉，依科名、學名、中文名、丹社群布農語、文化意義摘要彙整表，蒐錄了 235 種的民族植物。是目前唯一也最完整的布農族丹社群民族植物資料表。

（二）問題檢視

第五章植物文化裡的各節「海拔空間的意義」，觀內文在論述上似乎看不出有什麼特別意義，而僅是描述其因被日本行集團移住後居住環境改變了的植物利用情形。

本篇強調丹社群在不同海拔高度之民族植物文化差異，但觀本篇內容作者在中高海拔地區研究調查的地點僅僅是南橫公路沿線（位在台東海端鄉），而未曾去過去丹社群人的 Mai'asang（舊社）聚居處之丹大溪流域（位在南投縣信義鄉）。另南橫公路沿線屬於郡群所在地，從此區域調查得出的民族植物文化應是偏重郡群的了。

族語記音不少疏失。例如樟樹寫成 Bakus，應該是 Dakus；山羌記成 sakul，應該是 sakut。

文章內容在引用上亦多未交代出處，誠為可惜。

七、鄭漢文、胡金勝、胡琢偉，《布農族植物文化：解開布農族植物密碼》（2016）

（一）重點介紹

本書是由台東縣延平鄉桃源國小鄭漢文校長及東部在地布農族人胡金勝、胡琢偉共同合著。架構安排上，大致分兩篇，第一篇是談布農族的植物文化，內容

⁵ 應該是 Hahaul（下方處）、Baav（山上）、Bav daingaz（更山裡面）、Taungquan（陡峭處）或 Ispus（高處的生態環境）的記音較準確。

分別為前言、植物與祭儀、植物與傳說、植物與禁忌、植物與諺語、植物與名字、植物與獵物、植物與作物、植物與藥物、樹皮文化、及結語—回歸植物文化的靈魂觀等。第二篇則是佔本書份量最多的植物介紹。當中蒐錄了 243 種的民族植物。在植物介紹裡最特別的是以布農族語命名植物之書寫英文字母順序(a、b、c、d、e、f、……z) 排列。此從布農族人或想認識、研究布農族植物文化者來查閱是最方便有效率的。其每一種植物的介紹，內容有該植物的布農族族名、中文名、學名、科名，以及該植物在布農族用途及文化上的解說，並皆附有圖片。

本書在處理布農族民族植物的方法上，類似《走山拉姆岸：中央山脈布農族民族植物》一書，將布農族傳統文化與其民族植物的文化關係上做較多的介紹，撰寫內容也同樣以文學式結合民族志式的方式書寫。但在架構安排上，更以植物為中心，來闡述相關布農族傳統文化生活的各種「植物與人」的關係。

本書特色及優點為：內涵豐富之神話傳說，故事，及相關布農族植物的用途。在蒐集布農族民族植物上可謂豐富紮實，其族語搭配更具布農味。另文筆流暢，易讀及圖文豐富等都是該書之優點。

(二) 問題檢視

族語記音大致符合目前公布之布農族語書寫符號系統的書寫方式。在族語記音上也比較沒有大的問題。但觀族語的使用及參與編輯及校對的布農族人之背景，很明顯的是屬於台東地區郡群的布農族人。亦即該本書的內容是否適用(或被接受理解)於包含卓群、卡群、丹群及巒群之整體布農族，恐不無疑問。或至少在前言裡交代本書之民族植物的文化背景解說是出自於東部的郡群觀點，讓其他地區的非郡群布農族人能夠理解並接受。

本書在涉及布農族文化及歷史的描述上，亦多未做文獻引用以交代出處來源。

小結

以上係針對布農族植物較具規模而重要的調查研究。在調查的研究對象上，以布農族部族群來說，分別有卡群、卓群、丹群及巒群。有兩本書名(《走山拉姆岸中央山脈布農族民族植物》及《布農族植物文化：解開布農族植物密碼》)未特別說明是屬於哪一部族群，內容亦未特別說明其研究地區，但觀其研究地區描述的內容、受訪對象、族語方言記音、及撰稿人背景等，可以推知都是針對郡群而做的調查研究。而就研究的地區來說，分別為南投縣信義鄉之潭南、雙龍、地利；南投仁愛鄉中正村；花蓮瑞穗鄉馬遠村；花蓮縣卓溪鄉、東部拉庫拉庫溪流域、及台東縣延平鄉及海端鄉。高雄市兩個布農族區之桃源區及那瑪夏區，目前欠缺這方面的調查研究。

就調查研究者的背景言，布農族人之投入逐漸增加，漢原各占一半；有四位是碩士研究生的碩士論文。

在調查研究的方法上，多採訪談、田野調查和前人研究文獻的整理。在

在調查布農民族植物的種類上，碩士論文部分的調查較詳盡，分別有 224、264、104、235 種布農民族植物。另一本專書《布農族植物文化：解開布農族植物密碼》，則蒐錄有 243 種。

依用途類別區分言，大致分成飲食植物、狩獵植物、農用植物、建屋材料、醫藥植物、衣飾植物、薪柴植物、祭儀信仰植物、交易性植物、樂器植物、童玩植物、及日常用具等民族植物。其中，以飲食植物使用的種類最多，再則是醫藥用植物及狩獵用植物。

在布農民族植物文化的介紹與詮釋上，較能貼近於布農族人的觀點者分別為《走山拉姆岸：中央山脈布農族民族植物》(2008)、《卓溪部落巒社群布農族民族植物》(2012)、《布農族植物文化：解開布農族植物密碼》(2016)等。這三本共同的特色是在布農族傳統文化生活與其民族植物的文化關係性上著墨較多也較深，並傾向以文學式結合民族誌式的方式書寫。

在問題檢視中，共通性的問題是布農民族植物在族語記音上的疏失或錯記，以及處理文獻時的疏漏，再則是對布農族歷史文化在掌握上待加強。

結論

1939 出版的《高砂族調查書第六篇·藥用草根木皮》，開啟了布農民族植物之被調查記錄。而完全針對單一民族—布農族所進行的民族植物調查，則是到 2000 年後才開始，並已出現 4 本碩士論文及 3 本專書，調查到的民族植物種類約為 250 種。就布農民族植物的用途與功能言，綜合泛原住民族民族植物的調查紀錄，以及針對布農民族植物的調查結果，以藥用植物及飲食植物最多⁶，其次為狩獵植物。

對於布農民族植物的研究，大致有以下的變遷：即從過去對布農民族植物其利用型態的調查紀錄，演進到研究該些植物與布農族文化生活乃至與其整個自然環境間之互動關係。調查研究人員從一開始無族人參與，亦即布農族只是被研究者，而演進到族人之參與投入，而深化了布農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成果。

檢視布農民族植物之調查研究，共通性的缺失與不足，多在於布農民族植物於族語記音上的疏失或錯記，以及處理文獻時的疏漏，以及對布農族歷史文化在掌握度上之待加強。

民族語言是我們深入認識一個民族文化重要且唯一的「通道」，對於欲深入了解一個民族植物其族語專有詞彙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因為透過正確的族語記音，不僅是求讀音之正確，利傳承與理解，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該詞彙的結構，去分析、詮釋、或建立其相關民族知識文化的意涵與關係，此不僅更有利於族語之文化傳承，更能幫助民族植物其使用功能的拓展及文化意義的延伸。布農民族植

⁶ 這兩種的植物也將常有重複著的。

物在族語記音上的錯記，影響我們對該一植物在布農族民族知識體系上的認知方向與理解內涵是否正確的問題，不能輕忽。這也是日後相關布農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需補足之處。

參考文獻

- 山田金冶編著（1939），《高砂族調查書 第六冊・藥用草根木皮》，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 石正人等（2009），〈編撰台灣原住民族生物學誌四年計畫期末報告（四）97年度執行計畫期末報告書：台灣原住民族生物學誌植物篇（上、下）〉。台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 余明德（2000），〈布農族崙天部落史〉，碩士論文，政大民族系。
- 余建財（2014），〈丹社群馬遠布農人植物文化與海拔空間之研究〉，碩士論文，台東大學生命科學系。
- 林仁瀚（2005），〈南投縣布農族卡社植物之利用研究〉，碩士論文，屏科大森林系。
- 許君玫譯（1957），《台灣先住民之藥用植物》，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
- 陳豐村編著（2005），《台灣原住民族飲食植物圖鑑》，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
- 梁文珍（2010），〈布農族的生態智慧與美感經驗：以民族植物為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
- 張永勳編（2002），《臺灣原住民藥用植物彙編》，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編。
- 曾清峰（2006），〈南投縣布農族卓社民族植物之研究-以卡度部落為例〉，碩士論文，彰師大生物學系。
- 董景生、黃啟瑞、邦卡兒·海放南（2008），《走山拉姆岸中央山脈布農族民族植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鄭漢文、胡金勝、胡琢偉（2016），《布農族植物文化：解開布農族植物密碼》，台東縣桃源國小。
- 賴顯松編著（2008），《台灣原住民族藥用植物圖鑑》，原住民族委員會出版。
- 嚴新富（2000），〈台灣原住民的藥用植物導述〉，收錄於《自然科學博物館館訊》，10月275期。
- Laung Istasipal 林俊明、卡洛普·達瑪拉山等（2012），《卓溪部落巒社群布農族民族植物》，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